洗冤錄詳義

洗冤錄詳義卷二

海甯許槤編校

毆死

凡被人打死者。其屍口眼開。髮髻亂。衣服不齊整。兩手不拳。或有溺污內衣。方被打未死時其人有言日開目怒眼開遮閉展轉髮髻亂衣服不齊整格爭兩手不拳惟擢小便自下溺污內衣打傷處。皮膜相離。以手按之即響。以熱醋罨則有痕可見。看其痕大小。量見分寸。又看

此篇專指毆死則手足他物在內若金刃殺傷則另有專條

成案彙編頂心正中與偏左兩傷俱色分寸相符又死非當時照例究明何傷爲重查偏左偏右因在頂心兩旁故爲要害則頂心居中其爲要害更甚明矣

成案彙編部駁右乳一傷圍圓一寸紫黑色右眼胞一傷圍圓三寸二分黑色以分寸而論則三寸二分爲重以致命而論則右眼胞爲輕若云傷既透入眼內即及於腦此應揣之詞何足爲據頂駁云右乳圍圓一寸雖係致命但竹柄中空實屬輕器右眼

限內限外中風身死

腦圍圓三寸二分雖不致命但木棍較重於竹柄傷痕既大透入自深延及於腦勢所必至況係叚後下手卽時倒地其爲致命更無疑義

果係中風身死必訊明傷風因由日期曾否延醫調治非僅以面色黃痿卽爲確據也

凡皮破受風名曰傷風亦曰抽風惟驗受風之傷在頭面者則頭面必腫手足必拘攣所謂諸陽之會也甚有受傷深重至唇吻指甲俱帶靑色者若傷在肢體則傷處浮腫手足不拘攣然無論何處傷風其頂心必腫

凡抽風情形須先辨受風經絡若邪風侵入陽絡毒氣外現傷口必然潰爛身發寒熱牙關緊閉角弓反張口吐涎沫死後口眼歪斜手足拳曲若侵入陰絡毒氣內攻傷處就不潰爛

幾處皆可致命只指一重害處定作虛怯要害致命身死

傷在限內或限外身死果是將養不效或因誤中風身死面色必黃痿

生前惟怕風冷口噤不開言語不淸
死後並無口眼歪斜形狀
刑律鬬毆例云一原毆並非致命之
處又非極重之傷越五日因風身死
者免抵擬以[illegible]流若死在五日以內
仍絞候如嘗致命之處傷輕或傷重
非致命之處因風死在十日以外方
准改流其致命傷重及雖非致命傷
至骨損骨斷卽以風死在十日以外
仍擬絞抵若止限外餘限內因風身
死照毆至廢疾律杖徒至餘限外因
風身死止科傷罪其因患病身死與
本傷無涉者仍依律從本毆傷法
陝西省高之彥毆傷屈仲身死一案
查太陽耳根胸膛俱屬致命承審各
官生前死後兩次相驗並無口眼歪
斜牙關緊閉形狀則傷口進風毫無
確據卽仵作供洗冤錄載有傷後誤

中風死者面色黃瘦之像以明不必口眼歪斜之證而屍圖則又面色青紅並非黃瘦更與傷風無涉乾隆十六年部駁案

直隸省史昆被趙從美灰擦兩眼身死一案查驗傷之日兩眼紅腫出血及後眼皮眼胞全然潰爛傷本深重毒氣內攻雖不傷風亦足致死旋據覆稱史昆兩眼雖驗係紅腫潰爛究非致命重傷若非在院睡臥傷處進風則越半月之久未必仍至斃命況原驗屍傷口眼歪斜吐有涎沫并取醫結是傷不致死死由傷風實無疑義乾隆十一年部駁案

浙江省張判等毆傷王添身死一案查檢骨時左胯骨傷一處紅色帶血癊圍圓一寸五分係拳傷右臁肕骨傷一處紅色長一寸八分寬九分係

附毆死骨不損驗法

木器傷兩傷均非致命是王添死竟死於何傷據仵作供稱左膀雖不致命然係緊逝小腹是要害處傷重至骨亦可斃命況係最後下手當時倒地尤爲可信乾隆三十年驗案

驗屍篇云毆死者屍傷處不至骨損則肉緊貼在骨上用水衝激亦不去指甲蹙之方脫肉貼處其痕損即可見

手足他物傷

見血爲傷、非手足者。其餘皆爲他物。故卽兵不用刃亦是。諸他物鐵尺斧頭刃背木桿棒馬鞭木柴甎石瓦粗布鞵納底鞵草鞵之類皆是。

凡係拳傷多在上三面。及脊膂胸前、或上肋、卽或傷及下肋亦少矣。若踢傷則在前後心兩肋、腰閒、以及腎囊陰門居多。雖傷及上三面者亦或有之。然非人已仆地、則不能及。惟驗時

此篇專言手足他物而不及金刃末附鳥槍傷人非以鳥槍爲他物也

鬬毆律云所毆之皮膚靑赤而腫者爲傷則不必見血矣

斧背傷人雖非用刃而斧背明係金器雖云他物應照金刃傷扣限三十日保辜乾隆三年部議

鐵尺非民閒日用之具應依兇器傷人例問擬嘉慶十八年部咨

上三面乃形勢所易及下肋爲形勢所難及

論拳踢之異多以方圓大小立論但拳傷多在上三面踢傷則非人已仆地便不能及上三面此中辨別未可遽以方圓大小爲定論詳後小注

踢傷腎囊陰門肚腹虛怯之處詳見踢傷篇

細察未可止以方圓大小爲論定也

他物手足毆傷痕損

他物及手足毆傷痕損須在頭面上胸前兩乳脅肋旁臍腹間大小便二處方可作要害致命手足折損亦可死其痕周匝有血瘀方是生前打損

驗傷及保辜總論云凡相毆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顖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顱胸膛脊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腸流此致命之傷當與此參看

撞打痕損顏色

諸用他物及頭額拳手脚足堅硬之物撞打痕損顏色其至重者紫黯微腫次重者紫赤微腫又其次紫赤又其次青色其出限外痕損色微青凡

凡傷痕以紅紫爲新青黑爲久

傷痕斜圓大小

斜圓大小難以拘泥惟將毆踢形勢并兇物比對痕損相符方為確實細看小註自明

拳傷圓圓踢傷差長其分寸顏色不等

拳有反正拳反則傷斜

拳大腳小固是定論然腳有蹬與踢之別蹬用全足其傷痕應較拳手為大踢用鞋頭鞋尖自不能大於拳手矣

律例箋釋云用鞋踢人止是足毆若鞋尖堅硬仍作他物

他物打著其痕即斜長或橫長如拳手打著即圓圓如腳足踢比拳手分寸較大

凡傷痕大小定作拳足他物當以諸物比定方可言分寸若拳傷亦不盡係圓圓而圓圓居多至云腳足踢傷比拳分寸較大似未必然足之用以踢人惟在足前鞋尖鞋頭焉能大於手拳似當斟酌辨之

越日身死

凡打著兩日身死分寸稍大毒氣蓄積向裏可約得一兩日後身死若是

當時身死

輕傷生風亦能身死恐有他故更當詳察

打著當下身死則分寸深重毒氣紫黑即時向裏所以當下身死

凡傷痕輕淺而一兩日身死者或是苦主將此人別以他故謀死不可不細察

磕毆傷痕

檢驗總論云凡磕撞傷痕止在仰面頭額等處若傷及腦後背肋盖由兇犯用強推跌所致務要辨驗仰面仆面重傷輕傷不得妄報磕撞傷痕其痕方圓不可執定當看其所磕之物若尖不柴塊等不得以方圓論凡檢驗文字不得云皮破血出蓋傷至皮破未有不血凡者當云皮微破有血出

將身就物謂之磕雖著無破處其痕方圓雖破亦不至深其被他物及手足傷皮雖傷而血不出者其傷痕處有紫赤暈

棍棒毆殺

凡棍棒毆殺傷痕斜長兩頭必有高

棒杖硬物拳脚致傷

下務須驗明或左高右下或右高左下且毆打之時執器下手或從左毆或從右毆須與下手情形相符則易於究審

洗冤錄表云棒杖行打先在實捽髮拳踢多在虛說文云捽持頭髮也謂先捉住頭髮然後施以拳踢故其傷如此

棒杖行打實處爲多而虛處間亦有之未可拘滯

例載傷輕傷重係指被毆傷痕而言未可以毆係手足即指爲輕傷毆係他物即指爲重傷

凡行兇人若用棒杖等行打則俱先在實處其被傷人或經一兩時辰或一兩日或至三五日以至七八日十餘日身死又有用堅硬他物行打便致身死者更看痕跡輕重若是先驅

踢傷分別鞥鞵軟硬

毆死篇云髮髻亂殺傷篇云頭髻寬自縊篇云髻鬆鬢亂又云頭髻角子散慢角子者即今俗稱丫角毆勒假作自縊篇云撲得頭髮或角子散慢溺水辨生前死後篇云頭髻緊此云傷人頭髻凡言頭髻者在明以前該男女而言今世男悉編髮爲辮設被人致傷殞命但驗其有無揪落髮綹而已惟女人仍當看其散慢與否

鞥音翁鞥靿曰鞥鞥鞵即今靿子鞵也

捽、被、傷、人、頭、髻、然、後、散、拳、踢、打。則。多。在。虛。怯。要。害。處。或一拳一腳便致命。若、用、腳、踢、著、要、害、處、致命須驗行兇人腳上有無鞵履。

踢、傷當先問兇人足上所著何物。如、係、常、鞵、自、製、軟、底、則傷輕而浮腫。如、係、市、買、底、用、繩、結。則傷重而堅硬。或、係、鞥、鞵。頭與底俱尖。則傷重而入骨。如、係、釘、鞵、釘、鞵。則更重其色紫黑貼

額肘膝拶及頭撞傷

驗他物傷在頭腦及屍身左右

洗冤錄表云額肘膝三者俱能拶人成傷

集韻拶子末切逼也各本从木作桚誤據舊本正

兇犯平素習用左手未可憑此定斷須驗訊明確文內緊說

骨甚至有骨傷而損者緣髆頭平圓多釘為堅硬之物故也不可無辨額肘膝拶以及頭撞則當各就其所告所證及所認為斷不可併作他物

傷論

凡他物傷若在頭腦者其皮不破即骨肉損若在其他虛處須臨時看驗若屍首左邊損或是右手持物順打故也若右邊損必在近後或是持物

驗他物拳踢痕

凡拳傷圍圓二寸幾分起至五六寸不等顏色至重者紫黯色次重者紫赤均微腫有血癊又其次青赤微腫

掌傷

掌傷多屬斜圓以掌比對分明

鳥槍傷

洗冤錄備考云槍傷處圍圓腫脹係黑色或紅紫不等若越數日死者火

從後而打貴審之無失

凡驗他物及拳踢痕細認斜長方圓皮有微損未洗屍前用水灑溼先將蔥白搗爛塗上後罨以醋糟候一時除去以水洗痕即出

以掌打人非要害處未必死然亦拳屬也打處必有指痕前分後合如掌樣傷在面不在下

受鳥槍傷者有槍眼可驗及於骨者亦

可覆檢。惟肚腹空凹之處。日久腐爛。無跡可驗。須將棺內腐爛等物。一併淘洗。如係槍傷。必有槍子。又恐屍親仵作。懷挾槍子。混入圖害。務要嚴防。

毒內攻孔爛黑色

槍子傷人著肉裏者以大吸鐵石吸之其子自出

河南司案呈鳥槍竹銃爲害最烈一經施放易致殺人故定例以故殺論詳繹例內以字之義應與實犯故殺同科故殺既無保辜限期若將鳥鎗竹銃殺人以故殺論者照湯火傷保辜未死輕重失倫查嘉慶五年以後有四川省任彥英浙江省王阿四廣東省陳阿虎邱阿會等辦過成案悉照湯火傷正限外身死聲請減等嗣後悉照以故殺論本例擬斬監候入於秋審情實兩覆聲敘不得仍擬成案照湯火傷保辜道光五年部咨

槍各本作鎗誤今正字書槍歫也木桿金頭鎗鐘聲也又鼎屬義各有別史記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晉

書天文志天槍一曰天鉞天之武庫也古俱作槍今之鳥槍卽鳥嘴銃明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焉見七修類稿以其形似槍借槍字名之

辨別各傷形狀

木鐵甎石等物傷必及骨或竟入骨故以骨傷言之洗冤集說云傷痕分紅赤青紫各色緣兇器有重輕死傷有近久兇器有木鐵甎石之分則傷有輕重淺深方圓斜正寬窄長短之別如衆證供出直指某人用何器致傷某人何處或係甎石擲打某人何處即驗傷處骨上照追兇器果否比對相符加以確訊方可定斷有兇犯脫逃兇器無著之案全憑傷之形色分寸擬定兇器塡圖申報庶獲兇手追起相符不致有相驗不實之譏

木鐵等器甎石傷

凡驗骨上傷痕。或斜而長。則爲木器傷。或圓而不整。尖而三角。則爲甎石傷。若或方而近長。窄而稍短。又或圓而大。或圓長不等。而骨碎血瘖皆深入骨中。甚至透乎骨之表裏。其色深赤而更紫。或更赤紫而兼青黑。則爲鐵器傷無疑。蓋鐵器有鐵尺、金剛鐲、抓子、流星等類。形有大小寬窄之不

鐵器傷皮開肉綻兩邊堅硬紫黑色木器傷斜長磚石傷參差不齊分寸顏色不等至日久驗骨鐵器傷者骨傷散大木器傷者骨傷如綫磚傷者骨傷尖大

一而鐵器着身其傷皆入骨内爲傷最重非若木器拳脚之止及平骨而已也

一說骨芒平伏不齊淡紅赤色係木器傷骨芒斜豎齊截深紅或紫色係鐵器傷

踢傷雖散見於手足他物傷篇內而於腎囊陰門肚腹虛怯之處未詳所以驗之之法故此另立專條

洗冤錄備考云凡傷腰腎者死時必笑

要錄凡揑傷腎子死者傷瘢於頂心一骨紅赤色有裂紋

質疑集云腎囊原通顖門孔竅一經受傷瘀血上升顖門骨竅即有血瘢傷痕

直隸省李燦妻劉氏被伊姑李氏戳傷陰戶揑作投井身死一案驗得劉氏顖門有血癊傷一處陰戶果有刃傷深三寸餘康熙五十六年成案

以硬物入糞門死者其傷現於頂心痕如冰裂紋

洗冤錄備考云牙根裏骨及上腭俱有紅赤色頭頂骨正中亦有紅赤色

踢傷致死

踢傷腎囊陰門而死者。屍未腐時。皆可檢驗。然於此種傷。似難細為逼視。惟有檢骨之一法。但此等傷所不但無骨可檢。即實有骨而傷亦不著。若惟執其在下之骨而檢之。則兇人漏網多矣。凡傷下部之人。不分男女。其痕皆現於上而不在下。男子之傷現於上下牙根裏骨。傷左則居右。傷右

與中焦下焦虛軟處檢法同

湖北省張光宗戳傷伊妻劉氏後脇身死一案檢劉氏右牙根裏骨右上腭俱赤色雍正八年檢案

廣西省何福毆傷周統身死一案覆檢周統仍在上牙第二第四左下齒第二三四牙根骨俱有血癊其爲因右後脇受傷致死無疑乾隆四十四年檢案

余檢婦女骨已至十數具產門之上並無所謂羞秘骨者質諸同官及老仵作俱云從未見此詳前檢骨格上層羞秘骨辨

據舊本上下牙齒脫落句下有牙骨淡紅色五字後奔往頂心句下有與腎繫骨竅相通七字

則居左。傷正則居中。女子、之傷。則又現於上腭（音或齒）上下肉其左右中亦然

一說婦人隱處其骨爲羞秘骨不可檢驗設有青色難執爲傷蓋女子從一而終則骨白如璧再醮一人卽有一點青痕倘不自閑閱一人則加青一點若係娼妓則青黑殆遍苟誤認爲傷冤無可洗矣

昔有宋某巡撫江蘇時獄婦謀死親夫一案係抓破腎囊驗時顋門血紅上下牙齒脫落因思腎傷在下何以透及頂心牙骨老吏云腎囊受傷疼痛難忍牙齒狠嚙以致上下牙齒俱脫

血凝骨裏亦作頂心所以現紅

肚腹小腹受傷身死

凡傷肚腹小腹身死者。告稱係肚腹受傷。倘皮肉消化。須驗腰間方骨。有四方眼者。其骨必紫紅色。若稱小腹受傷。亦與腎囊傷同。

洗冤錄備考云肚腹小腹乃中焦下焦皮肉易潰之所案經日久無憑驗視惟檢頭項骨顖門骨居中至正處碎有圓圈三四分許紅赤色此外兩邊頭角骨及前額骨後承枕骨或黃或白各如常與檢驗蒸致死同但彼多一牙根處可檢耳

腰下方骨天生點色者多須驗明實係紫紅色方定為傷切弗誤認

腎囊受傷身死驗法附

質疑集云腎囊下懸虛輭或被腳踢或受他物刺擊腎子傷重一時升入腹中氣血攻心必致昏迷不語登時殞命既不皮破血流又無青紅浮腫似與素患疝氣因怒激令腎子縮入腹中死者無異舊說用溫醋揣揉擦片時腎子自下但此等受傷致命

之屍雖如法醋棉罨下胷子亦無從相驗正傷或云驗上下牙根內現有瓜子形紫紅色者即是然或時值天寒牙根內亦並無紫紅色可驗則傷痕仍難定斷惟據老仵作云必驗顋門現有瓜子形紫紅色者一點傷左偏右傷右偏左周圍有血暈滴水不流者方是

未驗先問情由

洗冤錄表云殺傷另立專條所以別於前毆死及手足他物傷也

殺傷

凡驗被殺傷人。未到驗所。先問原告人。曾否捉得兇人。是何色目。使何刃物。曾否收得刃物。如收得。索看大小。著紙畫樣。如不曾收得。則問刃物在甚處。亦令原告人畫刃物樣。畫訖。令原告人於樣下書押字。更問原告人。其行兇人與被傷人。是否親戚。有無冤仇。凡此皆防覆檢異同

人有軍民醫竈工樂之不同所謂色目也問何色目則兇身照此立案兇犯照此擬罪命案乃可定矣

兇刃係利器如責在案情重大必須用木照式製造一刀併兇詳解應當堂比試不致有意外之虞

必問是否親戚者恐干服制也必問有無冤仇者須為分別謀故毆定案也

殺傷形狀

辨別各種刃傷

被殺與自戕屍狀迥不相同然亦有難於揣測之處查道光五年東省術澤縣兵役馬得山等赴直隸東明縣緝匪扎傷民人李庚身死一案原驗該屍兩眼胞閉口微開致命肚腹扎傷三處又相連扎傷二處經東明縣訊僉稱李庚實係自戕致命與東明縣原報兩歧復委員會同開驗屍身俯有發變兩胳膊頗可彎曲餘與原驗相符該委員等以李庚肚腹連受數傷兩手自應護痛今兩手無傷似非被扎且眼閉口開胳膊頗而彎曲與洗冤錄自戕情形吻合執定自戕無疑嗣東明縣後稟請改委覆訊飭取李庚自戕兇刀比對圖註傷口均不符合查圖註肚腹兩傷俱上尖下圓直長相並查驗起獲兵役各器械

被殺傷死者其屍口眼開頭髻寬或亂兩手微握被傷要害分數較大皮肉捲凸若透膜腸臟必出

其被傷人見行兇人用刃物來傷之時必須爭競用手遮護手上必有傷損若行兇人於虛怯要害處一刀直致命者死人手上無傷其瘡必重若行兇人用刃物砍着頭上頂門腦角後髮際必須砍斷頭髮如用刀剪者

惟馬得山所執之二齒鐵鉤比較圖註兩傷分寸毫髮無遺究出李庚實被馬得山致傷殞命擬議奏結此案兩胳膊轉輾可彎曲想因死逾兩月春氣發動所致惟眼閉係是自戕情形設非查出鐵鉤兩傷幾被漏糾甚矣相驗之不可不詳審也

簳槍簳也以小竹爲之

砍刺由衣而入其破損分寸必與傷痕相符若身上有傷而衣服不破須看其血污在衣裹衣外如在衣裹則係被傷後所穿

若頭頂骨折即是尖物刺著須用手捏按其骨損與不損若尖刀斧痕外闊長內必狹大小刀痕淺必狹深必闊刃傷處其痕兩頭尖小無起手併收手輕重槍刺痕淺則狹深必透簳其痕帶圓或只用竹槍尖竹擔戳著要害處瘡口多不齊整其痕方圓不等被快物傷死者須看原著衣衫有無破損處隱對痕血點可驗刀剔傷腸

分別尖刃齊刃

聲說要害致命

外口傷大者腸必掛出傷口小者腸不出

肚出者其被傷處須有刀刃撩劃兩三痕大一刃所傷如何卻有兩三痕蓋凡人腸臟攢在左右脇下是以撩劃有兩三痕

凡檢驗被殺身死屍首如用尖刃物方是被刺要害若齊頭刃物即不是刺如被傷著肚上兩肋下或臍下須聲說長闊分寸及斜深透內脂膜肚腸出有血汚驗是要害被傷致命身

死。若是傷著心前肋上。當督說斜深透內有血污。驗是要害致命身死。如傷著喉下。深至項頸骨損兼周回所割。有方圓不齊去處食系氣系并斷。有血污。致命身死。驗是要害處。如傷著頭面上。或兩太陽穴腦骨後髮際內。行兇人刃物大方說骨損若腦漿出時有血污。亦定作要害處致命身死。咽喉上傷云食氣嗓斷腦上傷云腦破見有血出凝流

洗冤錄辨正云論沿身骨脈篇印堂上者腦角腦角下者承枕骨此無腦骨之名讀律佩觿腦角係致命最要之地傷重立死今以角為骨者誤作他處遺害非輕謹案以部位推之腦骨不誤腦骨即腦門骨前下為印堂後下為承枕若作腦角則偏左偏右矣應將骨脈篇之腦角改為腦骨方與部位符合

殺傷辨左右手

以傷痕起止定用手之左右再訊其刺殺形勢與死者首足向背果否相符庶幾案無疑竇

此只就上條臥所被殺分別言之

折獄龜鑑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詰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伏

此只就上條臥所被刺重言以申明之

殺傷多屬對面常人執刃多係右手對面相刺傷多在左非橫以刺之刀頭不能先及於右即或先及於右而刃痕起止自爲分明惟素用左手者則傷在右如於臥所被刺宜先辨其臥室如何開門臥榻如何安置審問本人平日臥法首足何向然後按驗傷之左右

凡人用力非常時習用之手則或上

凡以手足他物毆人成傷皆可以此類推

此宋歐陽曄知端州時事見歐陽文忠公所撰墓志

可見驗傷定案必觀其習用之手足也

或下斷不平正如平日習用右手臥者不順則刀尖必向下而微傷及右肩窩倘平日習用左手臥者不順則刀尖亦必向下而傷及左肩窩必須細辨其左右方可折兇人之心

昔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郡守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惶顧論之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觀食者皆是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乃

服

有一鄉民令已甥併鄰人子將鋤頭同開山種粟經再宿不歸及往視之二人俱死在山隨身衣服併在報官驗屍一屍在小茅舍外後項骨斷頭面各有刃傷痕一屍在茅舍內左項下右腦後各有刃傷痕衆疑曰在外者先被傷而死在內者後自刃而死官司但以各有傷別無財物定兩相併殺一驗官獨曰不然在舍內者右腦後刃痕可疑豈有自用刃於腦後者乎不數日閒乃緝得一人因仇併殺兩人縣案始明

日久辨兇刀法

日久難辨乃用此法若在當時刀猶帶血以舌舐之鹹爲人血淡爲牲口

殺人兇刀。日久難辨。用炭燒紅。以高

血故須急索兇刀
人血入刀日久生鏽即以水擦洗及
至口吮多時仍有血腥屢經試驗

此亦見機生情之一端耳可以觸類
旁通

醋澆之血跡自見

有檢驗被殺屍在路旁始疑盜
者殺之及檢點沿身衣服俱在
遍身鎌刀砍傷十餘處檢官日
盜只欲傷人取財今物在傷多
非仇而何遂屏左右呼其妻問
日汝夫自來與甚人有仇最深
應日夫自來與人無仇只近日
有某甲來借債不遂曾有怨期
之言然非仇怨深者檢官默識
其居遂多差人分頭告示附近
居民各家所有鎌刀悉來呈驗
如有隱藏必是殺人賊務即根
究俄而居民賫到鎌刀七八十
張令布列地上時方盛暑內鎌
刀一張蠅皆飛集檢官指此鎌
刀問爲誰者內有一人承當乃

是借債覓期之人就擒訊問猶不服檢官指刀令自看衆人鐮刀俱無蠅今汝殺人血腥氣猶在蠅聚集豈可隱耶殺人者俯首服罪

生前死後傷痕

此只就金刃殺傷言之若毆傷之辨生前死後已詳卷一辨傷眞僞篇

各本多血二字誤倒據影宋本正觀下文無血花三字更可想見

殺傷辨生前死後

凡驗殺傷先看是與不是刀刃等物及生前死後傷痕如生前被刃傷其肉痕闊花文交出若肉痕齊截則是死後假作刃傷痕如生前刃傷卽有血汚及所傷瘡口皮肉多血花鮮色

被殺支解

割截死人屍首

死後血脈不行故肉色白

活人被殺不全是支解籍末故專言之

支者分開也解者拆散也謂讎殺仇人立意分拆其肢體曰支解

支解若在殺後其被殺起手之處仍有捲凸血瘡須分別驗明開記

凡人死後用刀割裂屍首捏報自刎者刀路齊截皮不緊縮無血蔭或有血亦是黑色兩手拳握不轍

所損透膜即死。若死後用刀刃割傷處。肉色即乾白。無血花。

活人被殺者。其受刃處。皮肉緊縮。四畔有血蔭。若被支解。筋骨皮肉稠黏。受刃處。皮縮骨露。

死人被割截屍首者。皮肉如舊。血不灌蔭。被割處皮不緊縮。刃盡處無血流。其色白。痕下雖有血水。若檢洗擠擦。肉內必無清血流出。即非生前刃

截頭驗活時死後

身首異處

支解驗法

凡無正兇贓證之屍尤須將首與身相離左右等情逐細記明以便獲犯訊供相符藉此定案

刑律人命例毆殺故殺人後欲求避罪割碎死屍棄置埋沒原無支解之心各以毆故殺論若本欲支解其人行兇時勢力不遂乃先殺訖隨又支

傷。截下頭者活時斬下。筋縮入皮捲。骨凸兩肩聳皺。音脫死後截下者項長皮肉不捲。凸兩肩并不聳皺。驗身首異處者先令屍親辨認屍首。量屍處四至訖。須量首與身相離遠近。或左或右或去肩脚若干尺寸。驗支解者手臂腿脚。各量相離遠近。開寫訖。俱湊成屍收殮。將支解屍幾

段。對看相同。於分段處。肉色不紅。雖有痕跡。別無血髓。驗是死後氣血不行支解痕跡。

解者以支解論其殺死人命罪干斬決之犯如有將屍身支解情節兇殘者加擬梟示如犯謀殺鬬毆殺人罪止斬絞監候之犯若於殺人後挾忿逞兇將屍頭四肢全行割落及剖取五臟擲棄者俱各照本律例擬罪請旨即行正法

先問自殘情由

次驗刃傷形狀

自殘與自縊同一自盡之案而微有不同蓋自縊容有無故而輕生者惟自殘非有十分忿激斷不肯輕以嘗試尤宜驗訊明確方無枉縱

此問自殘時或早或晚自縊篇問見時早晚溺水篇問早晚見屍在水內早晚二字極有深意蓋早則共見共聞一時難以奬混晚則恐有曖昧不明之事奸徒易以欺矇於此益宜詳慎

問平時或使左手或使右手者便要驗起手收手重輕是否相符即所謂看驗痕迹去處也

凡自割死者持刀之手必固瘡口皮縮鮮血污死後假作自刎者兩邊刀口齊截皮不捲縮無血污

自殘

檢自殘之屍先問原報人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自殘時或早或晚是何刃物若有人來認識即問身死人年若干在生之日使左手使右手如是奴婢即先討契書看更問有無親戚及已死人使左手使右手並須子細看驗痕跡去處更須看驗在生前刃傷則有血流死後則無血流

自割頸上

自割喉下

辨別刀子磁器分寸

看死人面愁目皺即自割之狀

兩手同一拳握而微有區別其用刀自割之手略有把刃形勢

字書項頭後也頸項前也此項上當改頸上方與食氣嗓斷相符

執刀之手自然彎曲即勉强拉合暫直迫一放手仍然彎曲

曰髮聚曰頭髻緊以自殘非被殺可比被殺有爭鬬情形故髮髻散亂自殘則否然亦有因爭鬬氣忿而自殘者臨時最宜詳審未便拘泥致誤

此節係承上文申明割喉分寸以刀之大小爲斷並非統論全身也觀傷著氣喉即死一語可證刑名家往往誤會致將自割他處亦引用此條

凡用磁鋒自割者瘡口不齊且不甚大若深則死淺則不死有鮮血汚

生前以刀自割身死其屍口眼俱合兩手拳握肉黃髮聚項上有傷一處長若干寸深若干分食氣嗓斷

凡自割喉下死者其屍口眼合兩手拳握臂曲而縮死人用手把定刃物以作力勢其手自然拳握肉色黃頭髻緊

用小刀子自割只長一寸五分至二寸用食刀只長三寸至四寸許若用磁器分數不大逐件器刃自割並下

刃物自刎傷膜即死

用刃辨左右手

通儒論自割者大半咽喉爲多惟此條論及心腹脇肋太陽頂門諸要害處末條兼及手指要其自殘部位不同而相驗死後情形如兩眼合兩手拳握臂曲而縮之類則一也

人情無不自知護痛旣已自刺要害負創已深豈復能再截別處並不縮手其理尤人所易曉

用左手執刃者其傷必深重食氣嗓必斷蓋人惟右手最靈一經疼痛其勢即轉左手剛彊其勢不能輒止故傷深重而嗓必斷也

元甄本起自左耳後下有傷在喉骨上雖死蓋喉骨堅也在喉骨下易死喉骨下虛而易斷也二十六字

刃一頭尖小但傷著氣喉即死

將刃物自刎著喉下心前腹上兩脅肋太陽頂門要害處但傷著膜分數雖小即死如割幹不深及不係要害雖兩三處未得致死

若用左手刃必起自右耳後過喉一二寸用右手必起自左耳後其痕起手重收手輕如用左手把刃則喉右邊下手處深左邊收刃處淺其中間不如右邊蓋下刃太重漸漸負痛縮手因而輕淺左手須刱

自割喉下只一出刀痕

喉下刀痕只應一處以一刀之後疼痛難忍如不即死必致立時昏迷不能復割設喉下傷有數痕大率爲人所殺居多更看其刀痕參差與否左右有無淺深便灼然無疑矣

此指自割喉下深重者言之前云將刀物自幹喉下要害處但傷着膜即死如割幹不深及不係要害雖兩三處亦得致死是明言自殘有兩三傷者矣設遇此等兩三傷之案必當辨其輕重驗定自割被殺方可定斷矣便固執喉下只一刀痕致有遺誤

前云頭髻緊此云頭髻散慢似乎歧異第前所云者登時殞命此所云者延至數日殞命登時則頭髻自然齊整久則不能不散慢矣

握物一般右手亦然

凡自割喉下只是一出刀痕若當下身死痕深一寸七分食系氣系並斷如傷一日以下身死深一寸五分食系斷氣系微破如傷三五日以後死者深一寸三分食系斷氣系不斷須頭髻角子散慢喉下刀痕只一傷受傷之後不能復割也若髻亂刀痕參差無左右深淺之別必爲人所勒

當從醫書及類經內景圖為是

自刎及殺傷皆當細驗刀口或
左或右人當自割時如係右手
持刀者雖已斷絕仍可急救醫
人以藥煮之線縫接在內之食
嗓再將藥線雜以雞身絨毛縫
其外之刀口敷以止痛藥十救
八九此惟習用右手者為然若
平日習用左手則百難一救蓋
男子食嗓在左氣嗓在右食嗓
係肉可以接而縫之若氣嗓則
屬骨類破即氣出不可掩別無
可補可接之法故不可救且人
之右手最活稍一疼痛即知而
力歉非若左手力勁非至極痛
不能即覺緣男子左屬陽
右屬陰氣隨陽布故也
按醫書云人身有咽有喉喉在
前通氣咽在後咽物二竅各不

相麗喉應天氣爲肺之系下接肺經爲喘息之道咽應地氣爲胃之系下接胃脘爲水穀之路類經內景圖喉管在前通心肺咽管在後通胃內景賦曰喉在前其形堅健咽在後其質和柔喉通呼吸之氣氣行五臟咽爲飲食之道六腑源頭觀此則食左氣右之說可疑也

一說傷在喉骨上難死喉骨堅也在喉骨下易死虛而易斷也

又一說傷左係肉可接傷右係骨不可接此二說亦未合查外科正宗曰斷一管者救十餘人皆活雙管斷者曾救活二人則雖食氣系並斷尚可急救存以備參

自刎口眼當辨

畏罪及被逼自刎者與自投井同

審察人之強弱年之老少以補前說所不足益見詳慎

自刎之情各殊口眼亦當微辨如係忿恨而刎者牙必齩緊眼必微張而上視蓋上視者做其胸大有不甘故也如係氣鬱而刎者眼雖閉而不緊口則微張而牙關多不合緣其氣憊終於不舒故也若畏罪及被逼至無可奈何而刎者則口眼俱合乃其視死如歸急欲以死卸責也揆乎情理事勢如是更當詳審其人之生前或

強悍或柔懦與夫年之少壯老而分別之

自刎死者如用右手執刀自刎則右手輒死後一二日內右手可彎曲左手直不能彎曲左手執刀自刎亦然若係別人執刀戳死者左右手皆直不能彎曲

執刀之手死後輒曲

驗自刎死者先看其何手硬直何手輒而彎曲其彎曲者即執刀之手將此手扶及傷處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鍼鋒對合其非執刀之手便硬直不能展動若被殺者兩手均硬直也

道光二十年二月余奉上官委赴昌邑縣會驗王人輝自戕身死一案查王人輝係用小刀自劃肚腹延至次日殞命及至會驗之時屍棺殯已兩月當眾啟棺而左手彎曲如故令仵作以小刀插入該屍手中扶至傷處自上移下絲毫不爽惟右手則硬直不能動移此余親驗之一證也

自用刀剁下手並指節者其皮頭皆齊便用藥物封紮不能當下身死必

用刀自剁手指

用口自嚙手指

安徽省于得水被李愷嚙落左手指一節身死一案查于得水通膀皆腫青紫潰爛破流血水據醫供受有牙齒毒所致與洗冤錄所載相符惟與例載原毆傷輕不致於死者不合仍照洗冤錄辨理乾隆七年部駁案

是將養不效致死。其痕肉皮頭捲向裏。如死後傷者皮不捲向裏。生前傷痕血流肉縮捲且向裏死後血脈不行不捲亦不向裏

自用口嚙下手指者。齒內有風著於瘡口。多致身死。其嚙破處瘡口一道周回骨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因此將養不效致命身死。其痕有口齒跡。及有皮血不齊處。

先問自縊情由依法檢驗

自縊勒紋宜早相驗不宜檢骨蓋相驗則有痕迹形狀可憑至於潰爛而檢骨則毫釐千里非若他物入骨傷之易辨也溺水諸條亦然

非有脚路之處不能懸空上弔即已放下亦須查明

舊本所弔上有與字各本所字爲句讀

自縊

檢自縊之屍。先要問在甚地方。甚街巷。甚人家。何人見本人自用甚物。於甚處搭過。或作十字死套頭。或作活套頭縊死。即驗所著衣服新舊。打量屍身四至。面向甚處。背向甚處。其死人用甚物踏上。上量頭懸處所弔處相去若干尺寸。下量脚至地相去若干尺寸。或所縊處雖低。亦看頭上懸

詳問是何色目曾否解救

斜入耳後髮際方是自縊

此與上一段并下兩段乃相驗自縊之案入門要訣平時須熟記在胸臨場方有把握第五段以下纔是驗法

挂索處。下至所離處。並量相去若干尺寸。對衆解下。扛屍於露明處方解脫自縊套繩。通量長若干尺寸。量周圍喉下套頭繩。圍長若干。項下交圍。量到耳後髮際起處。闊狹橫斜長短。然後依法檢驗。

凡檢自縊人。先問原報人。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見時早晚。曾否解下救應。報官時早晚。如有人識認。即問自

辨別自縊確實

各本此下有閒字影宋本無

福惠全書云自縊被人解救後死腹脹口不歛舌臀後無糞

總以項痕不匝有斜豎提痕者方是的確自縊與勒死迥殊否則便有可疑

縊人年若干。作何經紀、家內有甚人卻因何事在此自縊。若是奴僕。先問雇主討契書辨驗。仍看契上有無親戚。年紀多少。更看原吊掛蹤跡處。如曾、解、下、救、應。卽問解下時。有氣脈無氣脈。解下約多少時死。切須子細量得梁高幾尺以上。其屍兩腳懸空。舌出。項痕不匝。驗是生前自縊身死。與勒死者形證各殊

懸挂驗法

解下驗法

始問自縊情由繼問曾否解救此又以懸空高下縊繩粗細詳查確實總為移屍及被勸假作自縊防弊起見不可不熟察也

驗縊死屍現在懸挂先看懸空高下懸吊處勝任與否或不懸空有無脚踏器物項下係何繩吊繫圍徑若干縊痕粗細若干方解屍置驗處若已經解下者當問項下有無原繫繩帛或繩帛現在屍旁或尚留原處須比對縊痕是否同異若當泥雨時須看死者脚著何樣鞋襪蹋上處有無印跡

縊死形狀不同

此節備言縊死形狀口之開閉驗縊痕之喉上喉下當分別聲明

皮開者脣皮開張也一本作脣開

江西省樂平縣民程谷自縊身死一案查驗屍圖內注兩眼微開是程谷生前實有不甘就死之處是以死不瞑目況縊死之人有兩手攣握及下身血墜等項該省既以死係自縊是否兩手拳握有無血墜並未驗及應再確審乾隆十五年部駁案

或毆傷後自縊者傷痕與血瘢錯雜其間一時難以辨別但用手按捺是傷則堅硬若不硬是血瘢血瘢即後條血障名異而實同也

瘢各本訛淤據舊鈔本改說詳死傷雜說場壓死條上層

自縊身死者兩眼合脣口黑皮開露齒若勒喉上則口閉牙關緊舌抵齒不出一說齒若勒喉下則口開舌尖出齒門二分至三分面帶紫赤色口吻兩角及胸前有吐涎沫兩手須握大拇指兩腳尖直垂下腿上有血瘢如火灸斑痕肚下至小腹並墜下青黑色大小便自出大腸頭或有一二點血喉下痕紫赤色或黑淤色直至

縊痕深淺各殊

屍身橫懸倒臥縊痕不同

自縊繩套有別

縊痕至耳後髮際即所謂斜豎提痕也有此方是自縊確據

讀律佩觿云當時死者其痕深至二三分不等若隔數日死或因別故死者其痕自必淺淡平復

氷本原文用細緊麻繩艸索在高處自縊則痕跡深用全幅勒帛及白練項帕等物又在低處則痕跡淺

平冤錄云在牀頭欄下將繩自縊喉下身死牀須高三尺以來即其屍懸頭頓身橫身臥喉下自縊痕迹偏斜多不至腦後髮際下案此即從氷慈

洗冤集錄原文洞色者較爲明晰

左右耳後髮際橫長九寸以上至一尺許

自縊者腳虛則喉下痕深實則淺人肥則深瘦則淺繩緊細則深懈粗則淺全幅帛帕則散

不論弔挂高低牀檔上船艙內皆能死人但其屍橫懸頭頓身倒臥痕斜不至腦後髮際

自縊有活套頭死套頭單繫十字纏

活套死套

單繫十字

單繫十字辨別

自縊被吊

余在山左相驗自縊之案不知凡幾莫奇於平度州白姓之婢五人同時自縊據報隨往驗視兩婢共繩一條一活一活套一死套三婢共繩一條一活套兩繩纏繞繫其如何結扣如何同形至今莫測端倪第觀其所穿衣服均極華麗衣襟各佩香囊荷包似有視死如歸之意徧問一干人證委無嫌隙及爭鬭起釁情由惟一老嫗云伊等平日常說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二語現在本主欲將兩婢遣嫁或者因此不敢妄供等語說尚近理案經通詳大府駁詰再三並委大員會訊毫無指証仍照原詳變通擬結道光十九年案

繞繫。須看死人踏甚物入頭在繩套內。須垂得繩套寬入頭方是。活套頭。死套頭。腳到地並膝跪地。俱可死。單繫十字。懸空方可死。腳尖稍到地即不死。單繫十字是先用繩帶自繫項上。後自以手繫高處。須先看上頭繫處塵土。及死人踏甚物自以手攀繫得繩

纏繞繫有兩痕

洗冤錄表自縊者兩眼合若是別人弔起則兩眼當開其弔之之人在側睛必向之既察其所繫之繩所弔之處所踏之物復驗其眼之開合睛之趨向自無遁情

八字不交一語乃全篇大指

一二影宋本作兩爲是應據改

質疑集云雙套頭繫繩高者一股八字交一股八字不交其痕自咽喉直至髮際而止兩眼閉兩手下垂十指血隂如繫繩低者其痕自咽喉直至

著方是若上面繫繩處或高或手不能攀及不能上則是別人弔起更看繫處繩索伸縮須是頭墜下去上繫處一尺以上方是自縊若頭緊抵上腳懸空所蹋無物定是別人弔起

大約縊死痕八字不交惟纏繞繫是死人先將繩帶纏繞項下一二遭高繫垂身致死或先繫高處雙套垂下蹋高入頭在套內又纏一兩遭挂下

八字不交之處定有淡痕一

耳畔而止

既有兩路不可作一痕開報其相處則分開處須兩截疊更將繞繫處繩帶纏過比並闊狹相同方無後患結在左右名為偏縊全要驗明有無斜豎提痕其八字不交之處原不必在項後也纏繞縊亦然

凡自縊有八字交者將繩一頭繫於梁上一頭先結扣套將頭鑽入套內縊死其痕在項圍繞似與勒死相同但兩腳必離地數尺旁有踏腳上去之物其繩痕稍向上灣方是此名步步繫

者其痕必成兩路上一路過耳後斜入髮際不交下一路平繞項下周匝報傷須聲說明白有將繩繞項兩三道結在左右以致後而竟無八字不交之形未可遽作勒死須驗時審察明白

自縊傷痕八字不交之處其中定有淡痕在於頷之左右及耳後之兩旁向上而漸微即或單繫繩帛其著扣之兩旁亦必各有微痕血瘀斜貫而上非平平向後者也

血障

生病自縊

洗冤錄表云前驗屍篇恐誤以發變爲眞傷此又恐誤以血障爲發變皆不可不辨

年老羸弱久病縊死血障或少此說不可不知否則歸時多惑然其血障之處用手按捺決不堅硬則非傷可信

洗冤集說云仁和縣陳芳生家有僕秋英年未三十爲人善柔而勤愼習鍾王書法遇同輩絕無相爭忽一日閉門不出衆方謂專心學書及遲之又久排闥入視則已高懸於卧榻之側徧求所以自縊之由卒不可得詢之醫者云此時症也傷寒門內有此一種名曰扣頸傷寒則知病亡爲眞也

弔後血脈不行。身上紫黑。如雲凝結。有類發變、謂之血障、與毆傷青赤浮腫、並服毒青黑整片者不同、若年老羸弱、久病上弔。則血障或少。

若因患病在牀、病不得過、自求速死如醫家所謂扣頸傷寒之類、病人仰卧、將繩帶等物自縊者、其屍眼合脣開、露齒齩舌出一分至二分、肉色黃形體瘦、兩手拳握、臂後有糞出、左右

手內多是自把縊物繫緊死後只在手內須量兩手拳相去幾寸以來喉下痕跡紫赤周圍長一尺餘結縮在喉下前面分數較深若曾被解救則其屍肚脹口不噉舌臂後無糞出未絕

曾被解救謂縊未氣絕解救後方死者

久墜故無糞出

自縊之處開掘所縊腳下穴三尺許如有炭方是以死地而感死人其跡如此無足為異

在屋下自縊先看所縊處楣梁枋桁

縊處掘下有炭　穴下掘炭屢經試驗其炭狀似雞骨色淡紅帶黃如日愈久則入地愈深亦有變色并不似雞骨而似各骨狀者總之鬱氣凝結所致

屋下自縊先看　儀禮鄉射禮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鄉飲酒禮注楣前梁也爾雅

塵土

低處自縊痕分斜正

自縊移屍必有

釋宮宗廟謂之梁注梁屋大梁也玉篇桁屋橫木惟枋字莊子逍遙游注訓檀木揚子法言以木偃魚曰枋集韻枋舟師也又與柄同核與此處義多不合或云前後梁下橫長方木俗稱枋子即此然則枋桁皆橫木矣如驗屍並非自縊而有塵土滚亂形迹恐係狡黠之徒裝點不可不察

之類。塵土滚亂至多方是。如只有一路無塵。不是自縊。自縊者初則尋思搭繩繼則既繫掙命塵土滚亂若別人移動或先勒死假作自縊其人已死不動只有一路無塵

凡低處自縊。身多卧下。或側或覆。不同。側卧則痕斜起橫在喉下。覆卧則痕正起在喉下。耍皆起於耳邊。不至腦後髮際。

將杖子於所繫繩索上輕敲。如緊直。

理冤錄云繩緊直則氣壅可死寬慢則氣可通不至死

兩痕

屍首壞爛驗法

乃是自縊或寬慢即是移屍大凡移屍別處吊挂舊痕挪動必有兩痕舊痕紫赤有血瘀移動痕只白色無血瘀一痕青赤且深者乃自縊痕又有痕雖深而無青赤惟白色者乃移屍痕

屍首日久壞爛頭吊在上屍側在地肉潰見骨但驗所吊頭其繩若入槽（謂兩耳連頷下深向骨本者）及驗兩手腕骨頭腦

余官平度有報無名男子自縊死者驗得頭有兩縊痕一紫赤有血瘀一紅色無血瘀問原報人屍自何來訖無以應問鄉中有若干戶答云十一戶俱在家否云某家父子赴集去矣合傳至余云鄉中人獨爾父子赴集移屍者爾父子也其人惶懼云是日黎明開門瞥見一人吊在門首遂移挂某地樹上問放下時有氣否曰無氣惟兩手扎熱因思移動痕只白色而此則紅色必是懸挂未久移動時血未十分凝滯故耳即照察擬結

此節驗縊死壞爛法其繩入槽注稱兩耳連頷下即係斜豎痕又云十指尖骨赤色因手直垂而然

指南云自縊者頭向左側則傷在右耳根骨頭向右側則傷在左耳根骨如纏繞交匝者則傷在項頸骨

縊死者手足俱垂氣血凝注牙齒手指尖骨俱赤色或氣血下墜不均則十指尖骨赤白不同若俱白色非縊死也

其人弔後即被解救未經久墜則十指尖骨間有白色者否則必非縊死不可不察

備考云左右耳後骨俱有提縋痕頭骨節上左右骨尖凸處必有青紅色痕

驗自縊屍骨腦後連偏左或偏右骨有紅瘢

湖南省題參安仁縣知縣張照藜相驗不實檢得鄧氏上下牙齒左右手腕骨十指尖骨俱赤色係自縊血瘢左右耳根八字痕不現係用闊幅布自縊故無痕迹乾隆三十年成案

湖南省衡山縣劉有章自縊身死檢

骨皆赤色者是。一云齒赤色及十指尖骨赤色者是

或謂自縊絞勒必於痕交不交辨之多有人家婢女或外人於家中自縊其家避見臭穢及避檢驗遂移屍出外弔挂舊痕移動致有兩痕舊痕紫赤有血瘢移動痕只白色無血瘢須根究生前與死後痕開報明白

十指尖骨無赤色仵作於開棺時看兩手拳握想因弔後即被解救未經久壁故十指尖骨無赤色見成案刑部檢陳國堅自縊身死一案兩耳根骨黑黯色斜上十指尖骨血瘀亦色其頂心髮際牙齒領頦等骨俱無血癊即據檢定爲自縊身死可見自縊之案不可拘定錄內所載云云未必件件皆全也

前血障條云弔後血脈不行身上紫黑如雲凝結有類發變謂之血障洗冤續輯云凡人病死者亦有血障不獨自縊爲然蓋平時血因氣行周流無滯及其死也氣漸微以至於絕血漸緩以至於凝其墜下及著物處氣血稍滯而現爲赤色亦即血障也故仰臥死者血障在合面左側臥死者血障在左邊餘可類推昔在清安縣

驗一屍確係病故其咽喉左右有紅痕一道橫長四五寸平平向後而止近結喉處又有斷續痕按之無凝聚之質必非傷也訊問屍屬僉稱病者坐於板凳倚頭於壁漸垂縮以殁細審紅痕係衣領扣緊所致領交合處有鈕扣故喉間痕有斷續餘如腰帶襪帶等處並有紅痕兩臂紅痕如楓葉者皆衣褶所墊而成無足怪也

辨毆勒假作自縊

辨別弔勒兩痕

平冤錄云絞勒死者其屍口開眼瞪項上勒痕黑色周圍長若干寸深濶若干分食氣嗓塌項痕交匝痕跡淺淡指死後弔痕非勒痕也氣悶難忍用手抓掐故項上有指爪痕項字當改頸字項爲頭後頸爲項前本書往往致誤

洗冤錄表云自縊條內移屍痕只白色下條亦言死後繫扎只是白痕惟此紫白相半蓋移有死與未死之別故痕色亦互異

弔勒與自縊纏繞均有兩痕辨晰界在微茫要在舌之抵齒與否口眼之開閉十指甲之赤白分別審視方無遁情

被毆勒死假作自縊

凡被人勒殺或打殺假作自縊者。口眼開。手散。髮慢。喉下血脈不行。痕跡淺淡。舌不出亦不抵齒。項上肉有指爪痕。身上別有致命傷損處。

勒未死而即弔起則有弔勒兩痕。淺深可辨。弔勒兩痕與自縊纏繞兩痕相似。然彼則兩痕俱深。勒弔則其色或紫或白相半。其血瘀大約不同。

隔物勒死假作自縊

山西省陽曲縣民王智勒死高國榮一案查自縊之人身體下墜是以繩痕順上耳根今高國榮橫臥炕上被王智用手推住肩膀又用腳蹬繩圈勒痕自應平過而屍圖開繩痕順上耳根斷無是理乾隆三年部駁案

絞勒以下元槧本及舊鈔本分兩節此從平冤錄作一節非是

質疑集自勒死者手不過項十指拳曲被勒死者手過項而指直散並有按捺血瘀

集韻縐側救切衣不伸也平冤錄云一本作包誤案衫襟縐著喉下有衣領黑跡在明以前服色衣領相連上聳乃有此在近時恐不然此當參詳不可泥古

凡自縊死者必發明八字不交四字職此之故

凡被人隔物、或窗櫺、或樹木之類勒死、假作自縊。則繩不交。喉下痕多平過。卻極深。黑黯色。亦不起於耳後髮際。絞勒喉下死者。結締在死人項後。兩手不垂下。縱垂下亦不直。項後結交。卻有背倚柱等處。或把衫襟縐著。喉下有衣衫領黑跡。是要害處。氣悶身死。勒死未有痕不交者。唯隔物則不交。為別人勒死者。項周圍痕俱深。或勒死於樹者。痕雖不周。亦無斜繞八字形。又當詳認。

被勒繩痕掙扎形狀

死後繫扎痕

繫定處必有結締痕

合面仰卧元槧本作地卧影宋本作卧地

自殘篇云頭髻角子此以髻為髮殊誤文選上林賦注髻髮後垂也儀禮既夕記注男角女羈謂之髦集郎詩髧彼兩髦之髦今俗稱丫角古稱角子是頭髮應作頭髻蓋言髮則髻角俱該在內中閒亦不必以或字分作兩層矣

凡被人勒死項下所勒繩索纏繞過遭數多是於項後當正或偏左右繫定須有繫不盡垂頭處其屍合面仰卧為被勒時掙命須是揉撲得頭髮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痕又須看屍身四畔有扎磨蹤跡謂有束縛手綁腳躡痕跡是也

有死後被人用繩索繫扎手腳及項下等處其人已死血氣不行其痕無

火篾烙痕

篾各本譌箆據影宋本改書顧命敷重篾席鄭注篾析竹之次青者案即今之篾片焦色元槧本作焦赤平寃錄同

打損勒死痕

此單勒死非纏繞勒也故只六七寸項後亦無八字提痕

被人絞勒痕

背殺勒痕

背勒死者似有八字痕但斷不能斜上左右髮際自與縊死迥殊

血瘡雖被緊縛深入皮無青紫赤色但只是白痕

有用火篾烙成痕但紅色或焦色帶溼不乾此亦假作自縊痕也人則有炮瘡闊狹不齊便非眞自縊

被人打損以繩勒死者其被勒處喉下黑跡只六七寸不至項後臀後有糞出

被人絞勒喉下黑痕周圍一只許

被人勒傷有從背後背殺者其八字

今有夜劫行客者輒以繩縶其頸自背之疾走俟氣絕以取其衣物然非此人長彼人短則雖勒在喉下恐不能令足離地而倉卒之間亦未必適勒喉下此當體察詳察也

傷痕平平向後其末向下而漸微所勒之痕多在喉下不在頷際耑背而勒之非令其足離地而起則不能使之立斃也

附自勒被勒檢骨法

自勒身死者檢頸骨有周匝血癊餘骨均無按捺痕倘係被人勒死周身必有揿壓別傷惟醉後睡熟無傷指南云被勒搭死者或牙齒脫落指尖骨白色無血暈

凡被勒死者項頸骨第二三四節有血癊俱在向前一面

洗冤錄補遺云勒死者喉閒喉骨盡行碎裂日久消化無可檢驗但檢顖門骨必浮出腦殼骨縫之外少許

色淡紅或微青

江西省餘干縣民婦余曾氏謀死胡開桂吳氏二命一案檢得胡開桂眼眶骨連鼻梁骨兩顴骨兩頰骨上口骨俱有血癊青黯色下口骨有血癊紫紅色上下牙齒十個紅色頷頦骨有血癊紫紅色委係被掐身死又檢得吳氏顖門骨連左額角左眉稜骨俱有血癊赤色上下牙齒七個紅色頷頦骨青赤色項頸骨第二節尖上有血癊赤色顖門骨浮出腦殼之外少許委係被勒身死乾隆五十年成案

先問溺死情由

溺水死

檢驗溺水屍先問原報人早晚見屍在水內見時便只在今處或自漂流而來若是漂流而來卽問是東西南北又如何流到此便住若稱見其人落水卽問當時救應不曾救應若曾救應其人未出水時已死或救應上岸纔死或卽時報官或經隔幾時方報官須詳細詰問

溺者無知而卒然溺也若自投河及被人推入河則皆有知矣驗時必當詳察

凡行船遇風及黑夜醉後失跌溝河井泉並自爲兒戲跨越溝渠泳游谿澗之類不幸而死與人何尤卽投河投井亦屬自戕之列法惟驗明飭令埋葬不復多爲究問緣其無可究也若推入河或井雖非有謀則亦故殺不可以戲殺擬蓋戲不當至此耳

打量四至淺深

水浸多屍形狀

驗溺死屍尚在水中者察看屍沈屍浮熱則三日即浮寒則必經數日量水底深淺水面至岸寬窄并屍身浮出去岸若干丈尺或在溝瀾亦量上下丈尺

已撈上岸之屍須問何人何時撈起死於水中死於撈後

在江河陂潭池塘間。難以打量四至。只看屍首所浮在何處。如未浮。打撈方出。便問在何處打撈見屍。池塘或坎穽有水處可以致命者須量見淺深丈尺坎穽則量四至。江河陂潭屍起浮或見處地岸並池塘坎穽係何人所管地名何處。此處恐有讐人擠溺亦須研審若水浸多日屍首胖脹難以顯見致死之因宜申說髮脫皮褪頭目胖脹。

淹死原未爭鬬而有刃傷

篇中兼言井者數處凡驗溺井屍當與此參看

口鼻有沫腹脹溺死無疑但恐仍有損傷別故如果浸久腐爛無憑檢驗必須照此聲說以防後患

撞磕之處必與生前毆傷之痕不同須驗明聲說並將水內撈獲金刃磁鋒等物比對收貯以免屍親爭執

金刃等物其久在水內者與水浸不

脣口翻張。頭面連遍身上下皮肉一概青黑。驗是本人在井或河內死後水浸。經隔日數。致有此狀。今檢得本人口鼻內有沫。腹脹。其沿身有無損傷他故。無憑檢驗。

淹死屍原未與人爭鬬。頭面忽有刀刃傷者。須瀏看水內或有金刃磁鋒等物。撞磕成傷。蓋人初落水時。氣尚未絕。觸物中傷。自然帶血。似生前痕

被打投水身死

春寒數日屍浮

風日吹曬形狀

久者亦須細看蓋恐刁徒將人致傷落水後連兇器一并擲棄以為掩飾地也

疑難雜說凡被打後投水身死須要見得親切一有差誤關係不小必須子細檢點死人在身痕傷如果不是要害致命去處其自投水有確據實迹方可明白開報

格目即屍格

卻不可誤認作生前傷驗投井屍亦然

若是人家奴婢或妻女未落水時先曾被打有傷卻又驗得是自落水或投井身死於格目內亦須分明具出傷痕定作被打後復投水身死

初春雪寒經數日方浮與春夏秋末不侔一說與春末夏初不同

若檢覆遲屍首經風日吹曬遍身上

自投推入分別

質疑集云推入係被人趕逼其頭必在下自投則脚必直下而頭在上河水淺狹便有觸石磕擦痕指甲毛髮有沙泥所謂與投井落井無異者此耳

山東省沂水縣民許珍毆跌馬遐醉後落水閉厥身死一案馬遐吃醉燒酒被毆跌落水坑衣袴盡溼較之過飲冷水更甚其爲熱毒內逼閉厥身死無疑許珍參毆馬遐腿胅雖不致命但因落水閉厥身死實由毆跌所致擬絞抵乾隆四十一年成案

失足落水

失足落水者要看失足處土痕高下若水面窄狹亦與落井無異

皮起。或生白皰。

自投河被人推入河。若水稍深闊。則無磕擦沙泥等事。若水淺狹。亦與投井落井無異。大抵水深三四尺皆能淹殺人。驗之果無他故。只作落水身死。若身有繩索及微有痕損可疑。則或被人謀害置水身死。

若失足落水。口眼俱開。手不拳握。水面窄狹。頭面定有磕擦傷痕

患病溺死

此言患病只求速死而自溺者與下節因患病倒落溝渠者異自溺者有必死之心兩手並不掙扎故指甲或無沙泥口鼻內仍有涎沫並沙泥腹脹微脹惟實係病危之人下水即死屍並無痕腹亦不脹或別有他故如倒提搵死及毆傷推入之類亟當追究情由

患病倒落溝渠身死

年老下水搵死

搵音溫去聲六書故搵指按也

因患病溺死。則不計水深淺。俱可致死。身上別無他故。惟色微黃。若因患病倒落溝渠內身死者。其屍口眼開。兩手微握。被泥水淹浸處。水洗用酒噴之。肉色微白。肚皮微脹。指甲有泥。雖洗不脫。年老下水。以手搵之。氣亦絕。屍並無痕。腹亦不脹。

驗溺水辨生前死後

生前溺死形狀

無冤錄云男子陽氣聚面故面重溺死者必伏女子陰氣聚背故背重溺死者必仰

頭面仰以下兼男女言此仰字與女仰之仰微別女仰者仰面也頭面仰者卽男子身仆因腹重下墜而頭面仍有昂聳之狀

自投河眼合手握被推入河眼微開手散

溺死腹脹以有水故或有以衣物及濕紙搭入口鼻致死乘置水中者腹則乾脹無水

凡人溺水至腹脹氣絕而脚止皺白不脹者蓋腹以氣通於虛故善於引入若脚則無罅隙可乘惟只能從皮沁入故至皺而止

掙各本誤爭據舊鈔本改

生前溺水屍首。男仆有銀錢在身則不仆。女仰。頭面仰。兩手兩脚俱向前。口合眼開閉不定。兩手拳握。肚腹脹。拍著響。落水則手開眼微開肚皮微脹投水則手握眼合腹內急脹兩脚底皺白不脹。頭髻緊。頭與髮際、手脚爪縫、或脚著鞋、則鞋內各有沙泥。口鼻內有水沫。及有些小淡色血污。或有磕擦損處。此是生前溺水之驗。蓋其人未死必須掙命氣脈往來搐水入腸內。兩手自然拳曲十指甲脚罅縫各有

病死被拋水內

廣西橫州民謝廷隆溺斃後屍親裝傷圖賴一案檢得該屍皮肉均已消化頭顱內用水沖洗有泥沙流出鼻孔內亦有泥沙委係溺水身死又檢得左肋骨第五六條俱斷折傷口芒刺內外白色無血癊係死後毀折痕嘉慶十七年檢案

沙泥口鼻有水沫流出腹內有水脹也

昔有深池中溺死人經久事發驗官見皮肉盡無惟髑髏骸骨尚在其他並無痕跡乃取髑髏骨洗淨將熱湯瓶細細斟灌從腦門穴入看有無細泥沙屑自鼻孔竅中出是否生前溺水身死以此定驗蓋生前落水則因鼻吸氣吸入沙土死後則無

若疾病身死。被人拋掉在水內。口鼻無水沫。肚內無水不脹。面色微黃。肌肉微瘦。病死後血脈不行故其迹如此又當細驗病屍有無生前

傷痕

被人毆死推在水內其屍肉色帶黃不白口眼開兩手散頭髮寬慢肚皮不脹口眼耳鼻無水瀝流出指爪罅縫並無沙泥兩手不拳縮兩腳底不皺白卻虛脹身上有要害致命傷損處其痕黑色屍有肥瘦臨時看驗若檢得身上有傷損處錄其痕迹雖是投水亦須推究

若身上無痕面紫赤口眼開此是被

毆死被推水內

讀律佩觿云凡將死而氣不絕推入水中死者鼻竅指甲無泥沙肚腹微脹手腳心微皺或有拱擦傷痕不甚堅硬顏色或紅紫不等

疑難雜說有鬭毆之後各自分散或近江河池塘洗頭面血或取水喫但因相打力乏或因醉相打後頭暈失跌落水淹死初落水時尚活其屍腹肚膨脹十指甲內有沙泥兩手向前此是落水淹死相驗分明雖有毆擊痕損去處一一塡入驗狀定作毆後落水致命緣打傷雖在要害處尚有爭限及限外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此既是落水身死則雖有傷痕其實以他故死

被人倒提搵死

凡肚腹不脹腳底不皺白甲縫無泥沙總屬可疑之案況面色紫赤斷宜

人倒提水搵死。生前被人倒提雖無傷痕而血氣逆行面作赤色案既被倒提手足必掙動當有血蔭痕色

詳審

洗冤錄補遺被人倒提搵水死者檢鼻孔骨及兩耳骨初起傷處有一細綫許紅色如錦紋後頭腦骨直下接連項骨縫邊處有一粗綫許紅色如錦紋

先問落井情由

驗井面水沫

量井地四至

溺井與溺水大略相同故互見溺水篇各條下當參看

溺井死

檢驗落井屍先問原報人初見有人時因何不與救應其屍未淨如何知得井內有人若是屋下之井卽問身死人自從早晚不見卻如何知在井內凡井內有人其井面自然先有水沫以此爲驗量井之四至係何人地上其地名甚處若溺死在底則不必量但約深若干丈尺方撫屍出

看井內頭腳上下

自投被推失腳各形狀

水淺即屍滿脹不能浮出在上必看頭腳上下者以辨自投及被人推入之異觀下文可知

成案彙編有毆至垂斃拋棄井內驗得手心微皺肚腹略脹不類死後落井形乃驗官以毆死後棄屍不失定案嗣經駁審得實州縣於此等命案必須詳細驗勘方無遺慮

洗冤錄表云自投井者眼合蓋其視死如歸與畏罪被逼自刎者同

屍在井內。滿脹則浮出尺餘。水淺則不出。若出看頭或腳在上在下。先量尺寸。不出亦以丈竿量到屍近邊尺寸。亦看頭或腳在上在下。

凡自投井被人推入井自失腳落井屍首。其頭目有被甎石磕擦痕。指甲毛髮有沙泥。腹脹。側覆卧之則口內水出。推入與自落井則手開眼微開。身間或有錢物之類。自投井則眼合

故入被推失腳辨驗

上分自投被推失腳三樣此亦兼三者而言但被趕逼入井恐頭未必盡在下也

失腳落井者須驗明井上有無欄檻有則傾難失跌切當推究

此段見沈括筆談乃宋丞相張昇知潤州時事

手握身開無錢物。被人推入井或自落井忽然悶入故手開眼微開也自投井者惟其速入死為意忿憾不已故眼合手握也凡入身開有物者必不肯投井自投井者身閉無物者居多

大凡有故入井須腳直下若頭在下。恐被人趕逼或他人推送入井若失腳落井則口眼俱開須看失腳處土痕。

昔某州讞一獄有民婦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視哭曰是吾夫也遂以聞官與集鄰里就井驗問是

其夫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官日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是其夫遂加鞫問乃係姦夫殺其夫而婦與謀者可見一隙疑難必須根究

井中伏氣毒死

既中伏氣之毒而死應有毒狀驗時留意

陶宗儀輟耕錄平江峨眉橋葉姓有一枯井偶所畜貓墮入遂與浚井夫錢俾下取貓其子入井久不出父繼入亦不出葉惶恐繫索於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

縋直類切音隊說文以繩有所懸也系縋入謂以繩懸而入也

五六月井中及深冢中。皆有伏氣。入則令人鬱悶致絕。或夏秋水竭。令人淘之。入則必中其毒而死。如驗投井身屍此亦不可不慎。

金華下塘街有井因夏日水竭令淘者入井連斃三人人莫敢入後有一人善飲以雄黃調燒酒數斤飲之縋入取起前屍人

仍無恙則三人者因受伏氣致
命後一人乃得雄黃燒酒之力
伏氣不能
入之故也

凡五六月間欲入井中必先以雞鴨
雜鳥毛投之直下至底則無伏氣毛
若徘徊不下則有伏氣矣亦可投生
六畜等若有毒其物即死或不得已
而入當先以酒數升澆井中四畔少
頃再入若覺有些氣悶奄奄欲死者
以水噀其頭面即甦并調服雄黃末
一二錢良

先問被燒情由

次驗被燒形狀

此節專究燒死因由其被燒推入井包在內

平冤錄云火燒死者皮黑肉爛手脚拳縮口鼻耳內皆有灰燼

焚死

凡驗被火燒死人先問原報人火從何處起火起時其人在甚處因何在彼被火燒時曾否救應仍根究曾否與人打鬬見得端的方可檢驗或檢得頭髮焦卷頭面連身一概焦黑其本人沿身上下有無傷損他故及年貌形狀無憑檢驗須聲明本人口鼻內有無灰燼委是火燒身死

推入燒死驗法

骸骨無存辨法

茅瓦上下。未可拘泥。設推入時茅瓦倘亦倒卸。則其人即在茅瓦之下。必以此定斷。未免致誤被燒者應有外奔形勢。死時頭或向外。推入者應有內跌情形。死時頭或向內。然亦當於臨驗時悉心察覈

此言實在被燒骸骨無存。方可據證論擬。設因兇惡之徒將人打死燒燬棄擲。無骨可檢。即照前檢地法。必為詳究

驗燒死屍。須看有無屋瓦茅灰壓襯。大凡蓋屋或瓦或茅。若被火燒。其屍在茅瓦之下。或因與人有仇。乘勢推入燒死者。則在茅瓦之上。兼驗頭足。亦有向至。向頭所向也至足所至也

屍被火燒。已成灰燼。無可檢驗者。取仵作親鄰供狀。查明燒燬情由。聲記實無骸骨存在。據證論擬可也。

驗火焚辨生前死後

生前被燒形狀

死後被燒形狀

手足因筋肉伸筋為火迫故攣曲而縮此不特生前被燒者為然即死後焚燒者間亦有之第死後燒成焦黑已至筋斷手足仍伸而不縮與生前被燒始終攣曲者有異

平冤錄云已死棄火中者口鼻耳內無灰燼

此段乃孫吳張舉為句章令時事見疑獄集

可見口鼻中總以煙灰為確據

凡生前被火燒死者其屍口鼻內有煙灰兩手腳皆拳縮緣其人未死前被火逼奔掙口開氣脈往來故呼吸煙灰入口鼻內〇又按灰燼中檢撥出者口鼻焉能無灰此須檢骨驗其喉與腦中有無灰煙方可辨其為生前死後燒也若死後火燒者其屍雖手腳拳縮口內無煙灰若不燒著兩肘骨及膝骨手腳亦不拳縮

有婦殺其夫者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檢官乃取二豬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

筋著火急故縮

焦黑膏黃分別死後生前

余戚某姓因住宅被焚一家五口同時殞命次日驗屍頭及手足俱成灰燼惟存中一段肉色焦黑乃余所目睹者此云焦黑爲死後傷膏黃爲生前傷似未可據爲定論也

各本可議有據舊鈔本改

因驗其屍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婦乃伏罪

一說。凡人之一身。皆以筋爲脈絡。而筋更爲聯骨之主。每見燒屍者。多覆而燒之。若或仰燒。其筋著火急時。屍即坐而起。最易驚人。是蓋筋縮故也。故手足拳縮。未足爲生前死後被燒之證。總以燒爛之色。焦而黑爲死後傷。膏而黃爲生前傷。

按燒色之焦黑膏黃別死後生前恐未可憑總凡驗法當互證

以參合之不可執一而論

燒死辨骨殖聲響

一、活人燒死者骨殖丟地上聲響。死後燒者丟地則不響。

凡被盆鑪之火燒斃者只是皮肉被燒雖未及骨而血氣爲火氣所迫內弃入裏其皮肉燒著之骨即有黃紅之色透露

受傷後被燒

若受傷處雖外被火燒其皮不起炮。內肉紫赤色。

查元槧本舊鈔本及平冤錄並無此條想係後人增入首句上疑有脫文必是毆傷身死僞作火燒者蓋受傷則皮肉血結故外無炮而內紫赤

老病失火燒死

老病在牀失火燒死者肉色焦黑或卷。兩手拳曲臂曲在胸前兩膝亦曲。口眼開或齩齒及唇或有脂膏黃色。突出皮肉。

老病血氣衰弱故肉色焦黑臥不能掙故手臂拳曲痛不可忍故自齩齒唇此是一定情狀

被勒抛掉火內

殺死卻作火燒

所云屍首下淨地上必係實在被殺火燒原處方可照法檢驗觀下文移屍他處難驗血色自明
各本酒釅酒據舊鈔本正觀下條將醋潑上仍用醋潑可知其不兼用酒矣況有釅醋而無釅酒更屬顯然

被人勒死抛掉在火內。頭髮焦黃。頭面渾身燒得焦黑。皮肉搐(音鄒)皺。並無揞(音拔)漿燵皮去處。項下必有被勒著處痕跡。

若被刃殺死卻作火燒者。令仵作拾起白骨。扇去地上灰塵。於屍首下淨地上。用釅(音念)米醋酒潑。若是殺死。卽有血入地。鮮紅色。須先問屍首生前宿臥所在。恐殺死後移屍往他處。卽

失火燒死驗地下人形

仆各本作撲譌據舊本正蓋初時誤以扑作仆後復以撲作扑致一誤再誤矣

勒死棄火驗喉閉痕

殺死棄火驗地下血

附煙熏死

凡煙熏死者其骨純白如雪無他色相雜蓋火極變金五行化氣使然

難驗屍下血色

若失火燒死其屍仆地下則地下有人形須掃除死屍地下灰燼將醋潑上以薦席蓋覆一時其形始現勒死棄入火中者喉閉未必燒著其痕必存殺死則地下有血亦將死屍處地下掃除灰燼仍用醋潑其地下鮮紅色

煤熏死

湖北省均州民婦江羅氏用煙熏本夫江池身死檢得該屍鼻骨竅內透出枯黃色委係煙熏致死乾隆五十二年檢案

西北人多卧火炕每有煨燒臭煤人受熏蒸不覺自斃其屍軟而無傷與夢魘死者無異

檢驗雜說中煤毒身死腹脹周身紫色敘採色亦同用清水一椀舁屍令側卧置椀於口鼻間用手按摩屍肚肚內氣入水中毒氣浮椀面綠色煙霧起

熱湯潑傷形狀　拆名本作折誤據元槧本正廣雅釋詁折開也詩閟宮釋文折裂也言皮肉皆折者皮肉皆開裂也

倒臥在湯火

因鬬入湯火　鬬後推入者毆傷處痕不甚起與好肉受潑處不同

相潑自傷有別

湯潑死

凡被熱湯潑傷者。其屍皮肉皆拆。皮脫白色。着肉者亦白。肉多爛赤。

在湯火內。多是倒卧。傷在手足頭面胸前。如因鬬打。或頭撞腳踏手推在湯火內。多是兩後脥與臀腿上。或有打損處。其痕不甚起。與其他所燙不同。

湯潑非傷及前後心。不能致人於死。

死後湯潑

以湯相潑。多在頭面兩肋以及手足。又皆止於半面。重半面輕。若自傷。則多在手足及胸之前後。（湯潑後誤以冷水激之則火毒直逼攻心便難救治即傷處漸合恐成廢疾）

死後湯潑。則肉色白不爛。亦無皰起。

湖北補用知縣潘介繁校